



臺山集 四

冊十共

^ 16  
2382  
4



2382  
10-4

臺山集卷七目錄

序

瓊林侍讌詩軸序

安東金氏家史序

枝派攷序

丘墓攷序

俎豆攷序

宅廬攷序

編著攷序

朱子大全劄疑問目標補序

鈔書齋

臺山集  
大明桃詩序

贈金童子序

石陵稿自敘

慶州楔氏族譜序

三韓義烈女傳序

巴陵詩序

海嶽錄序

遠觀軒集序

斗川稿序

八景齋學節目序

池處士遺文序

記

雷庵記

此君軒記

風樓記

游宜寧相亭址記

自有所記

餘力齋記

登東臺記

秀岳精舍記

炳燭軒記

易安齋記

游華藏寺記

臺山集卷七目錄

臺山集卷七

安東金邁淳德宴

序

瓊林侍讌詩軸序

我 先王十有六年春下 御題親試館學生訖召  
 中選者賜宴于庭命與登筵諸近臣分韻聯句 御  
 製起結並小序以寵之臣箕采以上舍生與焉所被  
 恩數視諸人有加既退繕寫一通藏于家又用其韻  
 作長律一篇附其下合而名之曰瓊林侍讌詩軸取  
 小序中語也越八年 先王昇遐臣箕采痛嘉會之



難再懼盛蹟之寢遠屬臣邁淳序之臣竊惟古昔聖王辨上下表貴賤以臨莅天下天下既已翼然承風矣以爲張而不弛王道有所不備於是爲之宴飲食饗之禮以紓敬而致和器有犧象膳有野牡幣有玉帛樂有鐘鼓所以優之者備矣猶以爲未也則又爲之歌詩以詠歎其事而道達其意令德以譽之同福以祈之訓誡以申之諧之聲律被之弦匏俾有以感發興起而益篤其忠愛其見於經則明良喜起之歌肇紀於虞書而成周之隆其道尤盛若鹿鳴湛露桑扈諸篇是也然賡歌之作止及於當時輔弼大臣而

鹿鳴以下受賜諸臣非諸侯賓客則乃兄弟宗族者老下此未有逮焉者也及夫王澤竭而宵雅廢和樂缺而爭奪興陵夷至於七國秦漢之際天下大亂先王禮樂之緒蕩然無復存者而爲人君者方自挾其萬乘之尊張王於民上不復知有天地交泰之義嗟乎人材之不興風俗之不美而敗亂相尋者其不以此歟恭惟我先王聰明睿知乃君乃師三代以下僅一有焉而聖志謙挹不自滿假親賢籲俊日不暇給薦紳大夫被服儒雅際會出入於金華石渠之庭者步武相接也猶懼夫賢才之有佚而君道之不

下濟也注意膠庠儲養英髦月試旬課旌擢藝能殊恩異典史不絕書而若夫屈玉食之尊而行獻酬之儀垂雲漢之章而成倡和之什昭融訢合度越常規則惟是讌是軸爲最此又我先王二十有四年一有之盛舉也嗚呼休哉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卽士之貴賤而國之治亂係焉夫以布衣韋帶之徒而當輔弼大臣兄弟宗族者老之禮則貴有尙此者乎後之欲考先王之治者不待窺龍圖之藏發太史之錄而徵諸是軸足矣抑臣伏睹聖製結語而有所感矣治世之貴士也非其名之謂也明

大道達治體可與共天職位此士之所以爲貴而其要在於讀書聖人之訓何其簡而遠也顧今金玉旣闕丹青在茲於昭在天不愀然而對越者非士也居家則通經學古立朝則颺謨奮庸以引以翼用能光輔我文子則庶幾無負我先王當日期望之意而宗社其有賴矣乎

安東金氏家史序

金氏盖出新羅其籍安東自太師諱宣平始新羅末甄萱襲弒景哀王于東京國人大崩無所歸命太師時爲古昌城主與郡人權幸張吉決策以郡附高麗

太祖得之有甌山之捷由是義聲大振卒以滅萱策  
功以公爲大匡幸吉爲大相俱賜號三韓壁上功臣  
爵太師陞古昌爲安東府就府地錫土田俾世食其  
入太師卒府民立廟府司與權張二公並享至今不  
絕自太師食安東至我 顯孝王五十一年邁淳生  
計八百四十有七年家譜所傳僅二十一世或曰太  
師下幾世佚不傳蓋疑之也疑以傳疑慎之道也其  
始見于譜者曰公須副正習敦次日戶長呂基次日  
戶長正位南秀南秀生熙熙生資皆升仕郎衛尉主  
簿同正正義大夫判禮賓寺事致仕義中顯大夫典

農正得雨通仕郎閣門奉禮郎革其下三世也奉禮  
郎生三近始入我 朝登永樂己亥進士官宣教郎  
比安縣監是生係權朝散大夫漢城府判官掌令府  
君考也自戶長正位以下配位可考也自典農正以  
下丘墓可考也自奉禮郎以下枝派可考也掌令府  
君以下事行有狀著述有集幽有鏡顯有刻揚于國  
史播于野錄歷文正文忠至文康公兄弟而金氏之  
文獻彬彬也然遠而微者旣病無稽其邇而著者又  
患於散見錯出割裂重複後生小子各以聞見爲詳  
畧莫克會通以歸于一邁淳是懼謹就家藏諸籍稍

加提撮整棼合析以世爲篇自掌令府君始源源本本惟吾自出恩以義奪所後爲正述內傳十二閨徽相淑家道所興大致畧同不復釐別述外傳一顏稱二卿程曰伯叔袁楊之業社稷賴之若是者在他人猶紀之不勅况吾先祖之同氣乎述旁傳八收宗敘族孝敬之推作枝派攷墓祭緣情祧而不廢作丘墓攷功崇必報德盛必疇作俎豆攷詩讚躋芋書媿堂構作宅廬攷煌煌炳炳有典有訓微斯文吾何以徵作編著攷合而名之曰安東金氏家史

枝派攷序

金氏譜有新舊二本凡受姓於太師者無不載余之爲是攷也止高祖以下有服之親而出繼者從本生入繼者從所後女皆不錄而同產則錄其奠系也由吾身而溯之上接于始祖不以宗支爲拘而爲昆弟於吾祖者傍見而序列之蓋隆親而合疎詳近而畧遠緣情而歸於厚譜之變例也覽者詳之

丘墓攷序

上古墓而不墳禮祭祀專於廟其指微矣然廟有時而毀丘壠百世不改望其松楸瞻其堂斧體魄是託音容如在卽所不知何人有不愀焉愴焉躊躇而不



能去者乎遠者如此近者可知吾家不甚用形家言而嶺南諸墓山川秀偉皆號上地平壤府君之藏世稱玉壺貯水形以歲十月有事于墓雲仍咸在薦饗如儀所入泉布皆有著式有祿而獻賢者累累不絕積德之報嗚呼遠哉

俎豆攷序

祭法曰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太師有焉書曰茲予大亨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文正公有焉其餘則嚴先生之桐江也韓吏部之潮州也程伯子之上元也並萃一門幾遍八部可謂盛矣 文

成王命諸路守臣各具封內所在鄉社儒院上之親定爲俎豆錄而未賜額者亦載焉

宅廬攷序

文中子曰通有先人之弊廬可以庇風雨李文靖公治居第曰爲太祝奉禮廳事有餘矣蓋宅廬所以傳子孫也然人有遷徙物有成壞其不能常亦勢也姑列其創始而可考者以寓楮棧桑梓之思

編著攷序

吾家詞翰之傳久矣文正公始有集洎于農淵波瀾遂闢皆以經學行誼爲本而事業名節經緯先後之

故其文非空言也 文成王尊賢重道於吾家諸先  
隆尙備至雅言及之號而不名文正公則雖在廟朝  
必稱先正又嘗諭近臣曰三淵集不可無板本其子  
孫近多顯達者將來或可就否臣少入禁闈伏覩  
聖訓於全書日得錄中今已二十餘年真遊日遠而  
玉音不可復聞矣

朱子大全劄疑問目標補序

六經尙矣自語孟庸學以下文而載道者惟朱先生  
大全可以當之學者所宜盡心也顧其書積卷踰百  
宏衍浩濊卽無論義理精微當年難究取材用事包

羅四部隻字片句率有來歷答語之隨問者非勘合  
彼此不省也時事之舉槩者非稽攷首尾不晰也夫  
所貴乎先生之書者道也非文也然不通乎文而能  
通其道者亦未之有也是故先生之於語孟庸學蓋  
嘗專一生之力用寸陰之功漫箋瑣訓動易數藁夫  
然後孔曾思孟之道如日星之中天人得以見之此  
先生之大有造於斯文也先生之道孔曾思孟之道  
也讀先生之書者不以先生之所施於孔曾思孟之  
文者施之其文尙可曰尊其道乎此陶山記疑之所  
以作也然記疑之作止據節要又燕購未廣書籍有

臺山集  
限不能免疎畧於是乎有尤翁之劄疑焉劄疑則大  
備矣書未成而有楚山之禍受尤翁之付而卒其業  
者我家文簡公劄疑問目是已先生之書東來且三  
百年前在歷三賢而後文斃而道著始得與淳熙之  
四書比何其難哉蓋自鴻荒開物以至三代禮樂非  
一世而成也自奇耦畫卦以至二篇彖象非一人而  
了也因乎前者有本巧乎後者無窮論荆浴則難易  
分語始終則疎密形亦自然之勢也然問目云者本  
以佐成劄疑故公嘗曰劄疑行問目不須出蓋推美  
而自晦也雖然此自其未行而言耳今劄疑既行而

問目太半見遺竄改移動又或不如舊說之安則讀  
者病之久矣於此而不出問目以佐之是先生之道  
終於不著而尤翁及公相付受拳拳之至意無以暴  
於世也拘而不變爲後人者與有責焉邁淳竊不自  
揆與從兄副學謹就公手藁標取其見遺於劄疑者  
別爲一書間附愚意補其一二又原藁首逸不傳尾  
缺不續輒敢掇拾聞見畧加填足總爲二十四卷名  
之曰劄疑問目標補繕寫令可行擬與同好者共之  
雖於斯文斯道不敢與議抑尤翁及公相付受拳拳  
之至意因是而暴於世則杞宋之得君子或有取焉

大明桃詩序

桃曰大明稱物而繫其國號也 元孝王時陪臣閔文忠鎮遠得大明萬歲山桃核于燕中歸而植之華陽洞萬東廟下萬東廟者陪臣宋文正時烈義起祀神毅二皇帝處也春秋奉紙牌薦豆籩 二帝御筆崇禎大統曆在夾室用象裳衣玉璧之設桃得以類附焉故邦人名之曰大明桃陪臣金邁淳曰華陽之桃非大明宮苑舊也鎮遠所植特其核之傳耳猶得繫大明而稱之者辨種推本以明子父孫祖非異體也樹木猶然况親爲 高皇帝苗裔建號頒朔發政

施令三百年宗廟社稷一日託之而不墜如南都三皇帝論者或謂其業不克終擅卑夷之曰福曰唐曰永明而不得繫大明而稱之者何也陳小國也仲尼非陳臣也既亡而猶國之者惡裔之殄夏而達忠臣孝子之志也惜乎論者之不聞此也三州李選得華陽孫枝接之家園徵詩士友以紀其事自此大明桃將漸于域中矣邁淳既爲詩又表其義爲之序以告天下後世之秉史筆者

贈金童子序

始童子之不欲應舉者家庭之意而今之欲應之者

鄰里鄉黨之言也其抑也以齒其勸也以藝皆有說矣而勸者卒勝焉古者選舉必由鄉里父兄不得與取其衆而公也夫旣不得與其舉獨得與其不舉哉童子於是乎行矣然抑本乎義勸近乎利義苦而難持利甘而易入此童子之所宜省而爲鄰里者與有愧焉雖然以童子之齒之富吾知其不汲汲於一舉也將有游焉將有觀焉將盡藝所及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惡睹其所謂非義者耶夫盡藝所及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此古所謂士而成周大司徒之所興也進而卜其小退而圖其大童子不綽綽裕哉童子告行

隣人某颺言如右且令質之家庭得無曰急於自解從而爲之辭乎

石陵稿自敘

余性甚拙其文如之自爲諸生治程文已不能排比黃白摘裂擗摻與才舉人角旣釋褐稍窺古作家而短於聰明不敢務博於經詩書於史馬班於集唐宋八子是其喜觀也每至人倫風化君德時政賢不肖消長進退輒留連反復慨然思擬議焉至於篇章字句鍛鍊洗削絺繪以爲麗鉤棘以爲奇不暇用力也是故時出爲述作淺近質俚依常循故無恢魁譎詭

殊絕之聽煒燁之觀悅耳而駭目者夫文之雋者華  
實必兼本末必具本實未足以稱而華與末又不能  
以相輔則其文之拙可知也當先王世聖人在上  
赫然以三代君師自任尤致意於藝文之事士之掉  
鞅脂轄挾技術而希眇眇者莫不假文爲階而明月  
靈蛇之握殆家有焉余方賜暇在北山老屋中默然  
終日當路齒牙之論靡得而及十餘年來士大夫得  
免於法度繩束之中樂豪舉貴通達稍擯文學以爲  
無用而談者數朝士能文余名或在其間余文之拙  
前後無異而進攘之際有足以觀其所遭則其拙豈

惟文哉嗟乎文之工拙昭昭易見余又居京輦涉宦  
塗日與人接其中之存非難知也名實之相違猶如  
此况道德之蘊於深大山長谷之遠於人而欲以毀  
譽定其品不亦難乎余述作不多又頗散棄存者只  
胡亂點點數篋耳旣屏居湖上從游有邨秀數子求  
見藏藁余謝無有則或疑而不信乃歎曰是談者誤  
之也然余未嘗全無述作苟一切閉距則無乃使人  
疑夫護拙而餽於名者乎於是發篋得詩賦幾首疏  
劄幾首序記跋論說書牘雜著幾首繕寫爲幾卷以  
應其求余文雖拙使童子挾兔園冊者見之未必無

可取卽有眼目者嘗其一齏梗於脾設於口掉臂而去之曰談者妄也亦拙者之幸也金氏出安東安東一號石陵故題其面曰石陵稿

慶州契氏族譜序

譜牒之於人重矣萬物惟人爲貴而人有無本而生者乎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有德者必有後也鴻荒氣化靡得而稱焉自書契迄今歷世悠遠生靈之厄亦屢矣能於其間不絕不熄血禪形受以有此身謂之適然不可也故余嘗曰凡今日衣食宮室而列於人類者大抵皆賢聖神明之胃也特以典籍殘

缺文獻無徵故人不知其所自來貿貿焉無以自別於鳥獸此程夫子所爲慨然歎息以明譜系收世族爲管攝天下之本者也余閒居無事頗以文史自娛思欲網羅墜佚採摭幽潛庶幾有補於風化彝倫之萬一而益知氏姓之學爲不可少慶州契弘集子成以其族譜求爲之序惟契氏發跡西極鴻漸上國轉播萬里綿歷千祀魁英偉傑裨業相望其見於歐陽玄及谿谷張公所爲序若跋者旣皆爛然可徵而富原公見幾辟地爲東韓始遷之祖文貞恭厚聯芳儷秀昆弟五人並登樞宰副學東萊又能世其文行纘

武清要觀其重珪疊組累葉不替碩大繁衍蜂涌鬯茂殆若有物憑焉可謂盛矣蓋始祖太傅忠武王奮興沙漠有大功于唐室與郭李齊名年壽之永至百有二十意者其隣於神明歟不然何發之長而流之遠也顧中世稍衰枝裔之散在兩湖者多貧困不能振子成乃以此時出謀合力勉勉以尊祖率親爲事其有見於萃渙假廟之義乎天下之物聚則一散則貳貳者衰之徵也一者盛之候也今俚氏之宗將聚而一矣安知其勃然再盛以復文貞諸公之業者不由斯譜中出乎東萊幾世有雲橋居士諱若淳以詞

翰行誼名重儒林間屢薦解額竟以布衣終人皆惜之余童子時嘗受業焉獲聞其先德源委甚悉子成其胤也余旣嘉子成之意且喜居士之後有能繼述其志事者遂書之如右按字書僕與契同或曰其先蓋出虞司徒云

三韓義烈女傳序

爲文之體有三一曰簡二曰真三曰正言天則天而已言地則地而已是之謂簡飛不可爲潛默不可爲白是之謂真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是之謂正然心之微妙待文而著文者所以宣已而曉人也故簡言之



臺山集  
不足則繁詞以暢之真言之不足則假物以况之正  
言之不足則反意以悟之繁而暢不嫌其俚假而况  
不厭其奇反而悟不病其激非是三者用不達而體  
不能獨立矣堯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  
浩滔天夫咨洪水一言足矣既曰湯湯又曰蕩蕩浩  
浩則口舌之溢而手日佐之矣斯不亦俚乎詩曰雖  
則七襄不成報章睨彼牽牛不以服箱星辰之無與  
於織與駕童孺之所知也斯不亦奇乎宰予欲短喪  
子曰女安則爲之使予也以爲信然而遂短其喪則  
奈何斯不亦激乎然三代以前淳樸未喪而聖人者

中和之極也故其出言而成文也俚適於暢而不流  
於鄙褻奇足於况而不涉於誕詭激期於悟而不墮  
於拗戾譬之聲焉大自雷霆細逮蚊蠅舉而數之奚  
翅千萬而先王作樂音不過五律不過十二者取節  
而用其衷也神聖徂伏道隱治弊天下之變不可勝  
言而能言之士如莊周屈原太史公之徒類皆沉淪  
草茅終身困厄悲憂感憤壹鬱而無所發故讀其文  
往往如長歌痛哭嘻笑呵罵苟可以鳴其志意則鄙  
褻誕詭拗戾之辭衝口而不暇節是以其高或亞於  
經而叢穉丑淨之卑亦得以濫觴焉嗟乎孰使之然

也三物之興不行於上四科之教無聞於下搖蕩恣睢莫之禁制如江河之決橫放四出雖神禹復起亦順其性而趨之耳終不能挽回障塞以循其東匯北播之舊也而拘儒曲士啾啾焉欲以繩墨議其後亦見其不知量也吾宗竹溪子天下之奇士也所撰三韓義烈女傳天下之奇文也竹溪子弱冠成文章老白首無所遇其爲此書蓋欲與莊周屈原太史公之徒並驅爭先而韓愈以下不論也其志悲矣惜乎吾之學不足以輔竹溪之德吾之力不足以舉竹溪之才吾如竹溪何哉惟世之讀此書者不究乎古今文

章體用之變而鄙蕪誕詭拗戾之是議焉則吾雖不文尙能爲竹溪辨之

巴陵詩序

乙酉孟秋余赴巴陵鶴山有七羅之役遇於延英門外相視如夢不能交一語旣辭  陛期會敘別于南山水閣橋上垂老懷惡戒在棖觸除加餐珍重外又不能羅縷道心曲茶罷一揖而散自茲六更臚魄音塵邈然而鶴山之蹈歷萬變遂無所不有矣浮漲海睨南極登漢翠絕頂濯白鹿潭訪三乙那遺蹟馳騁跌宕于橘柚竹箭之藪踟蹰之場何其壯也旣又颺

風飄瞥一晝夜踔數千里涉日本南界經畧所及極于琉球呂宋又何其熾且危也方湖南帥臣以事聞也當宁動容搢紳驚嗟及其竣事還朝則都人士女擁驂填塗胥慶其無恙卽平生故舊與關痛癢者其一號一笑七落而展折當如何也時余尙縻符綬賀不克躬亟走伴請相見遲速鶴山欣然還書許以見訪於縣齋無何宰閩中東出則又歎其落落難合也明年春鶴山人都應宏詞科哀然倫魁進秩賜緋孟夏四日約鄰友洪箕燮元教李一容成九決策並轡而西余豫勅小舟候于楊花渡順流五里而至縣

入門握手喜可知也爰有籩豆侑以鼓笛盱衡抵掌載笑載語博望窮源之跡龍塲飛錫之趣山靈地寶水物萬怪可駭可愉蜂涌不竭月墮燈地曙角已啞啞矣厥明飯已聯袂振策登縣北古城西望杏洲慨想權元帥戰功東眺孔巖問沈氏逍遙亭舊址又其東有山峯然脚插大江而圓其頂如蠶頭者翠軒朴學士之赤壁也相與指點咨嗟縱言及於人物芳臭之辨世代桑溟之幻悄然而若思曠然而若忘于時麥雨新霽風日清和川明岫媚草鮮沙潔花事已闌而靡下紅梅一樹猶灼灼動人也又明日諸公將還

余送之小岳樓下乘潮解纜舟行甚駛行立江臯櫓音塵影隱隱烟波間又一奇也悵望良久得三絕而旋蓋遊凡三日而四人者所賦詩各六首儼然鉅軸也後數日鶴山書諭余曰吾輩此樂二十年來所未有其可朽乎子盍序吾且繪之噫人生天地間固羣然一物耳其忽而聚忽而散聲之爲話言跡之爲翰墨俛仰遷謝固歸銷寂與鳥獸之啁啾雲烟之變滅亦復何別而有能道數百年前事顯顯如昨日者豈非以其人之賢而文彩風流足述也歟然恒人之情貴遠忽近惰脰於過去掉臂於見在此古今之通患

也吾輩於鶴山相得固樂甚而若乃撫跡尋聲知並世同遊其幸爲尤甚則抑亦不在今而在後余其可已於言乎是月之望巴陵主人序

海岳錄序

天地之化靜爲動主人亦象之故惟心靜者能做百事動則反是請以卽事明之金剛在國中稱名山自東土有文字遊者率以詩文記之其多幾乎汗牛而余自家先農淵二集外輒不欲竟觀何者以其能動而不能靜也夫觀山如觀人金剛雖勝絕擬之人不過曰聖耳聖人之德大而難名而孔門諸子之贊其

臺山集  
師曰溫良恭儉讓曰恭而安溫而厲威而不猛味其  
言皆質慤簡要若可循而覲也顏淵以不世明悟竭  
力步趨極言其高遠不可測之妙亦止曰仰之彌高  
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又何其安閒整暇之  
甚也有人於此聞孔子聖人也羸糧策馬踳階越席  
而縱觀之既觀踴躍跌頓叫快不自勝退而說諸人  
曰長九尺腰大十圍崑崙天神如也未有不笑其愚  
者余故曰東人之談金剛皆腰大十圍之類也望之  
也太渴喜之也太溢方寸早已擾擾矣觀何由得其  
深談何由得其精耶余讀十三省名山記如泰華衡

廬天台四明計其峰巒之奇秀洞壑之深闊潭瀑之  
壯麗遶遶十倍金剛而記者自三漢六朝迄于元  
明雖工拙不同要皆沉着有秤停絕少浮夸語以此  
知風氣所區心靈頓殊華裔天限能超而不囿者尠  
矣觀山猶然况天下萬事有大於觀山者乎今得沈  
太和海岳錄一卷其文闡然而章其詩泊然而味造  
境而不爲境奪修辭而不爲辭役歇惺樓一律幽閒  
寥覓沉思入微有收視反聽嗒焉坐忘之風非心源  
澄靜者不能臻也是故余最愛賞思其人想其山輒  
拈起一諷歷三四月而不能去手也太和余童穉友

也記昔相從於北里也羣隊角逐喜狎怒爭或論文  
辨事談說紛然而太和在傍獨粥粥無與旣而徐討  
其中則涇渭白黑未嘗不瞭如也其靜而有物如此  
顧老不遇無所發用獨其遊戲餘事見于山水間者  
的的證其一端也然余聞靜者必壽太和少多病善  
自攝養今踰五十精明氣血視昔浸勝由是而致大  
齡無疑也使其因此基址益從事於百原羅浮之業  
積久敦篤日月化而不已則向所謂大於觀山者將  
次第見功而天地之化可得而言矣太和勉之母以  
余言爲迂

遠觀軒集序

詩不云乎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邁淳生晚不獲逮農  
淵二祖之世每讀遺文未嘗不齊明對越如陳裳衣  
薦歎斐肅然有見乎位推而廣之以及乎同時賢士  
大夫游從往還文會學聚之盛又未嘗不裊回企慕  
有執鞭之思遠觀軒金公克光字顯甫其一也公葦  
嶺大家遠有文獻殖學揆藻英妙夙就方其分薺共  
燈於白雲山中也年始弱冠耳已能馳騁頡頏蔚然  
有韓孟雲龍之契及夫衰晚倦於北遊則三洲雪嶽  
札筒聯翩觀善輔仁志氣彌健而二祖之期許益重

蓋二祖與公爲賓主朋友五十年跡其初晚志業從  
淺入深又畧與之符孟子所謂論世而其人可知者  
其不以此歟以公之材之高磨礱浸潤又如此其懿  
而白首荆園中不免與劉蕢羅隱同其沉淪此固可  
恨而至今百餘年論南州高士公必居甲乙異日記  
益部之舊傳楚國之賢者將大書其言行與滄溪諸  
公並垂不朽向使公蚤捷科第紆佩銀黃置膏腴之  
田起輪奐之屋身沒之後無得而稱則其不以此易  
彼也審矣此巖穴之士所以汲汲於趣舍之分而悟  
合阻夷未易與庸夫小子道者也公有才子早切所

著文章失於收檢家藏者止詩律書牘若干卷族祖  
漢湖先生刪定爲六編今公之五世孫光鈺將刊行  
于世以事力之艱也謀於邁淳又鈔減其三之一旣  
卒業光鈺以弁卷爲託此立言君子事也邁淳何敢  
然讀其詩和平而溫厚敷腴而緻練無激詭險薄枯  
澀疎鹵之病讀其書慤而文詳而有裁得於朱書者  
爲多世有博物如吳季子者觀之不待考時世詢字  
里而風調氣脉之所由來其亦庶乎其有徵也夫

斗川稿序

農巖先生講道三洲門人從游者衆而胤子觀復公

實爲之主當是時先生道德文章旣冠冕一世而觀復公以俊才逸藻爲其能子士遊其門殆孟子所謂難爲言者而故文學李公瑋妙齡英斐進瑟退箴以最得意聞余少讀二集見其亟稱伯溫心慕之雅矣暨家泮上距三洲隔一坡陀而公之曾孫鶴柱以鄉里相過始得其所謂斗川稿一卷而讀之歎曰名不可以虛得也文不可以僞爲也美哉醇乎其有聞於文道合一之旨歟竊嘗謂隆古之世道不離文降自周末始歧爲二而文章一事遂爲學道者所不屑然是特雕篆纂組者之謂耳春容之音不出於瓦釜乎

尹之光不發於燕石氣餒者理必歉辭窒者意必偏詩云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言而無章亦君子之所宜反而求者也公少不喜著述中歲祿仕晚甫登第而卒論譏不及於經禮潤色不施於典冊所拾燼餘者詩文厯若干篇大抵皆遊賞會遇率爾應酬之作耳然其骨骼開張風韻駿亮渾然胷襟之出步驟疾徐中規應節至於師友存沒之際纏緜惻愴俯仰頓挫有足以感天衷而敦人風者匪研心於道而擬形於文有能醇且章臻此者乎夫文道惡乎歧華實是已苟其華而不實也雖臯比說法端冕論治吾未見其



爲道不然卽遊賞會遇率爾應酬之作心之所形何  
文與道之異觀也斯義也余嘗私淑於家庭顧今世  
未遇可與語者得公文不覺犁然有契若將晨夕晤  
言於金臺石室之間也遂序其卷而歸之

八景齋學節目序

詩書禮樂修已治人此古所謂大學而其本由識字  
始然則自蒙求急就已不可以童學而小之况功令  
著作待需於 王國書判符檄贊治於官府又由此  
其選者乎傳之不失其方習之不違其時勤而後成  
成而後用固無古今大小之異也近世之士行卑而

言高挾策操翰不肯以學自命而獨以談性命攻威  
儀者推之爲學於是學之名日峻蹈者絕少而一切  
藝文之事待學而成者又日就鹵莽滅裂而缺於用  
蓋兩失之矣余雖不學竊病乎此平居對人不敢抗  
顏言學而遇鄉村秀才業行墨者輒拳拳道此不置  
矯偏揀弊寧卑無高雖以此見笑於大方而不避也  
楚之塾曰八景齋鄉人願學者無小大皆入焉聚徒  
有室餼師有田中圯而廢興自今年規約成諸生請  
余序之余方困于朱墨不暇文姑以是說應焉有能  
諦聽乎斯而加之以自奮則雖由此進於古學可也

池處士遺文序

士有志不汨於榮利氣不挫於窮約甘緼疏樂衡泌  
潛心經藝有得焉難矣卽有得矣言足以暢其旨文  
足以發其蘊著之筆札有可傳焉尤難矣卽有得有  
可傳矣不有賢子孫繩其志事幽或闡之微或張之  
而風流所漸能使人睹裘而知治因青而識藍則其  
傳或未可冀雖傳未必其能永而遠也伊洛故家稱  
文獻必首呂氏者以舍人著作先後保守而漁樵之  
話梧柳之吟蒐輯聞見伯溫與有力焉是不亦滋難  
矣乎故處士池公光晉少有高識十五作自警箴以

顏氏自期旣長博極羣書尤專於易天官職方律呂  
句股之說推類旁通往往獨臻其妙其爲學也以守  
神定志爲本平居接物不屑屑事矜持而符彩儼然  
見者起敬冬月出遇道丐一綿衣捨之不吝丙子績  
易錢五百舉以畀友之貧絕火者其行事多類此而  
林壑五十年世無有知其名姓者胤子世咸孤童自  
奮克紹前光戮力耕讀以成其家編集處士遺文曰  
易難者二卷青邱子者二卷遣仲子進士運浩問序  
於余余受而讀之詞簡而義奧遠儼太玄近準通書  
非可以文字求者也涯涘之未辨而強名淄澠余所

不能蓋踰月而未有應也進士君閔然而進曰運浩家丹陽山中距此四百里運浩來家大人申申然詔之矣歲且暮懼無以反面奈何余爲之蹴然良久乃言曰夫集之有序者以文不能自傳而文之不能自傳者以三難之不能並耳先處士躬有其二留其一以收於後其能自傳也無疑顧何以序爲哉無已則有一焉尊大人無愧爲伯溫矣子之兄弟獨未可爲舍人著作乎整頓於漂搖之中裒拾於斷爛之餘尊大人之爲伯溫較難矣堂構於旣底疆畎於旣敷子之兄弟之爲舍人著作不較易也乎由此而曾玄由

此而雲仍毋忘其所難毋替其所易修明闡繹愈久彌章則異日徵文獻考聞見者將世集於池氏之門而千百歲之後安知不遇大賢如朱子者出採其精粹載之小學啓蒙而斯文之傳方極其永遠歟願子毋汲汲於序姑持是說歸其於反面有餘辭矣

記

雷庵記

雷庵者李氏受夫自號也受夫之言曰余方夜獨坐雷發於屋耆然山塌餘響闐闐薨楠皆殷魄動神悸屏息以思平日言動事爲不疚于中者寡乃悚然而

作曰選也幸繼自今敢不痛澡濯以承天警於是夜  
深明燭而假寐焉平朝而覺雷已遠矣而方寸邪私  
之萌又紛如也乃喟然而歎大書雷字于室冀蚤夜  
常日戰戰栗栗如方雷時也知舊聞其事者多爲文  
以記之受夫謂余曰子亦宜有一言余曰君子觀游  
雷之象以恐懼修省雷庵之義蓋取諸斯乎然斯義  
也諸作備矣余無用瀆請以所聞於洛閩者推其餘  
旨可乎民生於天其初無不善者氣梏而昏欲牽而  
蕩自聖人未嘗不兢兢也於是乎有精一克復學問  
之說皆所以揃惡而培善緝人欲而崇天理也然君

子之爲學也有所感然後知所以興起有所準然後  
知所以嚮望非感無以啓其端非準無以造其極端  
以基始極以要終學問之事畢矣昔包羲氏則河圖  
畫八卦其一陽曰震震者雷也由震而左歷四位而  
爲三陽之乾乾者天也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其一  
陽曰復復者地中有雷也由復而左歷三十有二位  
而爲六陽之乾乾者重天也二氣之行乎天地固不  
可以相無君子之道常存乎陽而陰不與焉雷與天  
者其學問終始之象乎夫剛健純粹發育萬物此陽  
之能而天道之全也然窮陰大寒九野凝閉不有地

臺山集  
中之雷爲之感焉則天之道幾乎息矣故曰復其見  
天地之心言感而後可見也然復者復其初也陽之  
復不至乾不已故曰朋來无咎又曰利有攸往剛長  
也明感之不可以無準也此大易之義通乎天人之  
際而君子之所樂而玩也受夫早負志氣藝而有守  
固傑然善士也聖人之所兢兢余又安敢謂受夫絕  
無也然則所謂悚而作喟而歎者亦受夫一陽之感  
也又惡知闐闐之爲雷而戰戰栗栗之不爲吾心之  
真雷也率此不懈爲臨爲泰可詘指以計而剛健純  
粹其庶幾矣受夫所嚮望而爲準者不其在茲歟顧

余愚鈍失學不足與聞此事而本然之天豈獨無之  
惟其昧於省察懦於克治以至于今陸陸也操筆而  
記斯庵能無感乎儻或因此興起知所用力則受夫  
之賜也願受夫毋以啓端自足卒疊疊以充其極則  
雖摳衣請益朝夕斯庵所不辭也受夫旣感余矣獨  
不能爲余準乎

此君軒記

竹植物之一也無情意無運用受命於地條達而葉  
附與衆草木無以異也然詠於詩記於禮無賢愚貴  
賤皆知愛好歷數千年不倦豈不以凌霜雪貫四時

挺然不詘有似乎君子之德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  
行止雖不能至心嚮焉之此烝民秉彝之天也昔蔡  
伯喈沒孔北海引虎賁士與坐曰雖無老成人尙有  
典刑伯喈一文人也虎賁特形似耳猶尙如此况君  
子之不爲文人而德性之進乎形者耶竹之見愛於  
人也固宜然天下之物莫貴乎其真愛其真而有餘  
然後推及於其似本末之序然也而三代以降君子  
之遭遇顯融歷世罕值而竹之愛未嘗一日而或渝  
輦輪舶運封植以侈園林之觀者比比也亦獨何哉  
交臂而失隔面而摹惟末是徇本之則無悲夫莊生

曰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莫邪大冶必以爲  
不祥之金然則竹之所以得全其愛者亦無情意無  
運用之故耳使其介然有覺翹翹焉欲自異於妖英  
浪卉之間則其不摧擥而剪伐之者亦寡矣而况知  
周乎萬事身履乎百變妍媸好惡相怨一方其遇患  
何可勝道也貞而不耀直而不銜有君子之操而無  
君子之厄非致虛而守靜者不能也而竹之德殆庶  
幾焉斯義也宗於柱下而晉時名士頗能言之雖非  
吾儒之正而君子之處衰世者或有取焉朗州玄道  
源家居萬竹中名其室曰此君軒屬余爲記余焚硯

久矣不欲以名氏遮人屋壁而獨念道源先世有以竹林名亭者吾先祖文忠公南遷時嘗爲記之道源之於愛竹固家學也其於真似本末之際必有所宿講而又其取名皆用晉人語此余所以有感而不能終默者也

風棲記

石陵子旣廢得破屋於泮水之上葺而居焉屋故無外寢卽中門之右起堂三楹壁其半爲室土脫於鏝而不暇勻也木脫於鋸而不暇澤也瓦甃碌礎金鐵之攻凡附於堂者一切取費省功過華與牢皆不暇

謀也址突而堯簷矮而攘紙一牕以攝垣籬望之若鳥棲于高樹之上裊裊然欲墮也役者日不設外閤將困於風石陵子善其計亦以時詘不暇焉每風從西南來振動崖谷掀皴林樾揚沙塵激波浪倒江而東也排櫛掠棖撼几殷席窅奧之間常瑟瑟然有聲如孫伯符李亞子擁百萬之衆有事于漭蕩之野孤城單堡適當其衝卽不專力鏖鋒師所經歷高枕而嬉者亦尠矣乃命之曰風棲石陵子嘗以弱冠取科第內之無資蘊外之無扳援華省秘府游涉畧遍同儕之在後者或望之以爲榮顧褊拙甚動與時乖毀不

臺山集  
至於銷骨而足以沮其進忌不至於切齒而足以間其遇蓋通籍十數年漂搖然無一日寧也無何難作鏗鏃之所未及承以罽羅跡聲伺景飛走路絕於是衆皆爲石陵子懼雖石陵子亦自謂必無幸矣乃粒食水飲妻子奉如平日卽風甚猶棟宇莞簟處也或曰風者撓之物也棲者安之所也安而不免於撓撓而不失於安風與棲相循而不已也石陵子之志與行庶幾在是歟石陵子喟然嘆曰風固記實也子欲廣其說乎夫日月寒燠風雨雷霆此天地之所以爲教也然日司陽月司陰燠舒寒擊雨潤霆鼓彼固各

專一官不能以通乎其餘也若風則不然幹方而爲四交維而爲八信而爲二十四調而爲七十二無一時之非風也北海之起南海之入王宮庶廬不擇而加無一處之非風也大木之拔而句萌達焉堅冰之壯而波瀾興焉無一事之非風也彼受形於兩間者有一日離風而立者乎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形質者地也津潤者水也煦然而煖者火也若其噓吸訕信行住坐臥嘖笑叫呼凡一身之運動一世之作用固無往而不爲風也三古之邃荒矣莫徵自春秋以降如管晏之才儀秦之辯賁育之勇孫吳良平之



臺山集  
智謀蕭曹房杜之勲伐蟠鬱如屈賈發達如弘青富如金谷侈如平泉鴻春震蕩紛綸旋轉銷沉於數百千年之中者有異於風之起滅於太空者乎若蕭朱之吹噓牛李之敲軋朝而翕習夕而焚輪此特風之小小者耳謂之非風亦可也人亦風也我亦風也獨我乎哉曩亦風也今亦風也獨是棲乎哉顧處風有道焉凝神於漠委形於虛加之而莫違也觸之而莫與撓也風亦於我何哉無安無撓無風無棲何免之可喜何失之可懼子之言似矣無亦未離夫吟者乎遂書之以爲風棲記

游宜寧相亭址記

漢陰津之上有小丘隆然據丘之腹有累石爲臺缺且半橫縱可坐數百人者故宜寧相亭址云今爲石陵氏家園歲戊辰仲秋石陵氏與客飲酒其上中觴而歎曰士之讀書談禮義猶工之居肆農夫之服畎畝也繫工手欽農趾禁飽煖之具絕生養之源雖日誅萬人不能也惟公勃然一怒殺七八措大而鴨水東無小學近思錄者數十年公亦非常人也哉使七八措大者窮其貴極其壽竭其材用無豪髮餘憾天不加高地不加厚三光不加耀亦審矣卽薙而盡之

臺山集  
宗社猶血食生民不遽鬼魅也其生與死顧何與於人而至今道北門事雖童孺女婦莫不咨嗟悲憤攘腕切牙若親父兄讐者何也豈公身沒勢謝而黨措大者號召倡誘之衆耶使公沒而有後且蕃顯則黨有所分而是非之定有未可知邪將果有所謂天理民彝出於公共而盛衰彊弱不與耶方公之席隆貴挾豐貲搜曠奧建高明以樂于斯丘也瑰材渥飾厚薨繳斃未必不與天壤計壽而俛仰之頃灌莽生之此雍門之所以悲而次公之所以歎也烏虜凡所爲營營汲汲鬻利權以逞一時者其幻妄而不足恃皆

此類耶客曰北門之事公爲首貞景舟次之而或云公初不入有召乃入敢問奚從石陵氏曰國史秘野史錯公又火其述今不可攷矣然公少以名士稱深中喜緣飾不入其似也於是各賦吊宜寧一章薄暮而還

自有所記

首陽氏解北符歸治蘆原舊業扁其燕坐之室曰自有所書抵石陵子曰先大夫醇庵公嘗有詠蝸詩曰自有安軀所胡爲負殼行夫蝸之爲物至微耳止一設周形而衣服宮室藩籬之事畢矣斂焉潛伏多靜

少動無競於物物亦莫之競也君子之固窮守約有似焉者此先大夫所取以託興者也小子不才無能爲役於前人而謬通朝籍于世直贅疣爾巖巖浚谷莫與余爭所而有不能盡如其志焉則茲業之營蓋下策也然其寬閒塏塏環以溪山視城市且有間於以安身有餘所矣庶幾優遊息偃卒無大過用靈承先大夫遺訓乎願吾子一言發揮之也石陵子還書諾之文未就客有聞而疑之者曰蝸之有似乎固窮守約誠有如首陽氏之言者矣若醇庵公豈非所謂君子而豐亨者乎蓋當我 正廟之世聖人在上朝

著清明醇庵公以喬木舊臣起膺寵光提文衡握銓柄贊鍾鏞黼黻之治者十有餘年象之於物鴻羽之儀而豹文之蔚也應龍之爲變而騶虞鸞鷟之爲瑞也釋此不有顧蝸焉是取無亦於時位不類歟將詠之漫也首陽氏推演之特過歟石陵子曰不然子徒知窮約之非豐亨而不知豐亨之未始無窮約也今夫有人於此珮玉而容不改乎緼袍列鼎而心不忘乎飲水湫湫乎其如有憂也瞿瞿乎其如有畏也吾未知其於豐約窮亨何居也蓋嘗觀采於朝矣炎炎而烘也堯堯而累也躍躍而趨也已而烘者熄累者

侈趨者蹶忽焉如草木花葉之代謝無能有終歲淹者然後知君子之豐亨其歸果有在而所謂湫湫瞿瞿者終未嘗一日與枯槁澹泊離也不佞晚進也於醇庵公不獲及供灑掃矣而冲夷恬素處顯如晦此首陽氏之行也溯流探源考德有自及得公遺集而讀之觀其一生精力疊疊乎圖書象象而巾箱之秘期之百世則乃肅然而敬知公之風懷識趣去人遠甚未可以淺誦窺也君子之通乎道也無往而不用其觀尺蠖之蠢而仲尼稱焉奚獨疑醇庵公之蝸之取之不類乎客曰子之言則然矣大傳曰利用安身

以崇德也夫安身必言崇德聖人之微意也詩不及焉何也曰軀者形體而已身也者合心性言行而名者也故稱軀而不稱身人物之辨也詳物而畧於人比興之義也首陽氏能於繼述當自得之也且丘隅之止不及至善豈非歇後語耶客慚而退旣而首陽氏督文急石陵子謝不敏姑以語諸客者質焉首陽氏日記如是足矣何以文爲遂錄而揭諸隅

餘力齋記

望其衣冠而粲如卽其容貌而渥如若是可以稱人矣而其神冥如也其識顛如也有異於草木鳥獸者

臺山集  
乎龜之知也騶虞之仁也芝蘭松柏之芬芳正直也而終不得比靈於人則以其形之不若焉耳君子之爲道也德行其神明而文章其形貌也缺而不咸通人恥焉其有見於斯乎然道之不明而中庸之鮮能也久矣務外而遺內者天下旣滔滔矣而世之君子欲矯而反之則抑揚之過自子夏氏已不能免惟吾夫子有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蓋如是然後序順而功全君子之道備矣錦城張幼章卽居第左側構齋爲讀書之所贊善德殷公名之曰餘力求余爲記幼章奮

興南服以聖賢之學爲己任旣從師于懷川之上聞先正緒言以溯洛閩北游京師訪士大夫之賢者而友之士大夫之賢者亦樂與之友可謂翹然出乎衆者矣而其心自以爲不足將益治詩書六藝之文以廣其業凡夫子之所言幼章必默契而慥慥焉矣余又何事乎言顧幼章愛余厚自平日爲學大致以及家庭細事娓娓乎其不遺也其言曰憲周家世爲儒中挫於喪絕而不紹憲周生有知家大人縱令游學里中旣稍稍識字則又詔之曰能紹先人之業者汝也吾雖無以遺汝終不以家人生業累汝以分其力

臺山集  
也是故憲周家雖貧居有食出有衣行遠有資乃以大侵之年茨墜樸斲以有此屋而又能輕千里問記于子者皆大人賜非憲周之力所及也憲周觀古之窮居事親者類皆躬耕稼樵漁以奉甘旨矻矻然勞筋苦骨以終日宜無絲毫餘力而顧以其暇績學攻文有聲于世者相望也今憲周不惟曠此而不事並與一身妻子之憂而委之吾親若又舍學而嬉卒無以塞望而補闕則是憲周終身無所用力與夫惰四支不顧養者無以異也是則憲周之所大懼也余於是作而歎曰曩吾知幼章之賢今而後知幼章之所

以賢有自也然幼章之賢人亦有知之者矣若幼章之所以賢非余言之恐晦而不宣也遂敘次其說而歸之以諗南士之爲父兄子弟者俾有所勸慕而興起且以堅幼章之用力焉

### 登東臺記

松戶丈人晚家北麓之大隱巖得小丘於菜圃之左就加剔治爲登覽之所採淵明辭語名曰登東臺手錄其眺望所及四至八到走書徵記于湖上曰吾老矣倦於遊遠者無論卽吾里中名勝如雲岡玉泉近不過數百步之間昔之朝筇暮屐視爲外圃者今皆

戛戛然沙行繩度矣茲丘之設殆天所以餉吾且其  
占地稍高通敞曠遠拱極以南弼雲以東峰巒之奇  
秀林壑之映蔚閭閻之攢簇阡陌之繚繞星陳奕布  
歛之一矚烟雲昏曉變態萬狀以目代趾足以樂而  
忘老矣子爲我文之蓋自戊寅秋冬書往復三四督  
之不置至明年春則督益迫辭益切曰吾又添一齒  
矣縱子嗇於文獨不爲老人計耶噫北麓吾家之韋  
曲也稚壯遨嬉所在皆跡今雖去之多年邈然若瀛  
洲閩苑可望而不可到一樹一石猶森森在目而前  
輩者宿所嘗操几捧烏而從者惟丈人在耳承命而

記不文是懼又奚有乎嗇然記有二境也意也其境  
則據書而核其意則斷章而微核不容贅微不容臆  
此余所以逡巡而未敢應者也雖然余嘗讀淵明之  
辭矣田園可以糊口屋廬可以容膝晤言則親戚寄  
懷則琴書士之不遇於世者得此亦尠矣以淵明之  
恬憺寡欲顧亦何願乎外而良辰獨往有羨有感登  
高臨流望遠而思深劃然長嘯以鳴其不平者豈誠  
純於樂歟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又曰心之憂矣  
我歌且謠丈人於此其亦有曠世冥契而不欲以語  
人者乎若然則喋喋饒舌自以爲得其意者非愚則

淺要當置之知不言不言之間而已是爲記

秀岳精舍記

古者聖人之理中國也建學校崇道藝以養天下之士而又必有車服之命爵祿之馭以待其秀而選者士有稱於是也則雖海隅嶺陬僻壤窮聚草茅圭華之微一日拔擢進而班諸都人卿大夫之世而無忤色貶容焉是以士亦勇於自奮而樂於自治憂學之不修而不憂上之遐逝我也懼業之不精而不懼上之遺棄我也若是而人材有不盛政化風俗有不美者乎或曰此遠古之事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則盍觀

夫宋明之際乎宋都汴明都燕川蜀瓊厓距京師各萬里蘇氏以文章擅天下丘文莊公起孤童取上第爲弘治名臣皇皇乎其猶四門一家之風歟我東徧國也罄賦之所出極政之所加僅比中州一省而域中儒衣冠者計不下萬數苟養之有道取之有方則八路之選亦足以備百僚而無遺才幸位之歎矣顧有司取人拘拘以遠近爲限至于今日其弊愈甚直輦轂數百里外殆不識纓弁之爲何物况沮西鐵北號爲兩界則其不視以荒服羈州也者幾希國已褊謀國者又畫而小之何其過也然而學校養士



猶畧沿古規明德新民之說囂囂於村塾口耳間謂之非具文應課吾不信也故生斯世處斯土奮然自力不爲窮達勸沮而俛焉以道藝學業爲事者非茂實卓志絕乎其倫不能也固不可人人而望之也余宰鶴城老洲吳先生寄書曰邑有尹鍾燮陽伯者敦厚好學人也幸無以常士遇旣而接其貌聽其言信先生之不余欺也鶴爲鐵北大府長吏帶教養啣兼提德文二學余病其徒名也籍士四十以下分授小學四子排月聚講其端蓋自陽伯發之末幾余丁憂歸講亦隨輟則是亦具文而止耳余固愧甚而若陽

伯之欲推其好以及一鄉豈非所謂茂實卓志絕乎其倫者耶府之西有村曰培養地肥饒宜稻長川華薄映帶巖岫陽伯廬焉名其讀書之室曰秀岳精舍余嘗約諸生聽講其中病不果踐至今以爲恨故因其請而爲之記余觀自古林壑潛修之士類得當世賢人君子齒牙之重以表見於後顧余非其人而吳先生以老成碩學宗匠一時陽伯旣從之遊又蒙其獎與甚厚庶幾得所依歸也夫

炳燭軒記

天下郡邑以萬數關洛用帝王顯鄒魯以聖賢著意

其山川必奇壯其人物必秀偉其遺風餘澤必泱大  
而醇厚非他郡邑比也然足限殊壤日寄爛簡甫田  
遠人思之徒勞則就邦域之內求其似者惟山南之  
慶可庶幾焉蓋自三姓迭興綿祀九百衣冠禮樂伯  
仲華夏大角干文昌侯傑然爲文武龍虎而入我  
朝有晦齋先生者作生爲儒宗沒爲國故王跡賢躅  
慶實兼有不惟東方郡邑莫之與比卽中國之關洛  
鄒魯偏而不咸殆若有餘憾然余自幼少時按圖經  
考史乘寤寐神馳久矣懷章而來慨然有子長南遊  
之想而值歲之儉吏事糾紛於其所謂山川人物者

不暇縱觀傍搜鬱鬱以爲恨也歲十一月之朔有事  
于夫子之廟直廟南數十步有薨翼然問之曰司馬  
所蓋一邑朝士上舍生之所遊息也欣然造焉入門  
而顧老章甫數人肅揖迎導鬚眉蒼白儀觀厯碩升  
堂而坐鰲山如笏蛟水如鏡回環映帶備曠具奧談  
讌旣洽舉酒而笑曰慶之觀止矣不惟慶之觀止天  
下之觀舉止矣衆曰何謂也余曰天下之觀惟關洛  
鄒魯爲大而慶實似之慶之觀惟山川人物爲要而  
司馬所實有之由關洛鄒魯而視慶則畫家之肖影  
也由慶而視司馬所則書家之選本也以此言之謂

天下之觀舉止者不亦宜乎衆曰是堂也名曰炳燭軒所以處司馬之耆老而其義則取諸老而好學也公旣一言見賞矣盍記之以垂永久余曰請以前說申之老子稱域中四大道居其首是以金火之廢興有時而彛倫之教澤無窮吾夫子之以萬世爲士是也求道莫如學而老則倦焉亦衆人之所不免也苟使居是堂者蚤孳莫惕忘其年數老而率壯壯而率幼煌煌相續如明燭之不夜則所謂鄒與魯也豈但曰似之云乎關洛之似又區區不足道也以是爲諸生祝

易安齋記

魏晉之間名教頹而士不知義靖節陶公起而一振之其高風大節與殷之二子漢之武侯殊轍齊歸而文章又足以發之故至今學士大夫仰之如山斗詠誦其言上班風雅機雲顏謝莫之與競而水邊林下吟軒嘯榭柱顏而楣額者往往皆公集中語此秉彝好德之所同也然衣冠叔敖不可作相姓字孟公祇以驚座則名之襲而實之違君子亦無取焉惟唐顏公真卿有醉石庵詩宋蘇公子瞻有和陶諸篇皆得與公並傳而蘇公又嘗以容安名其亭千餘年間數

學士大夫慕陶者必推二公爲首餘人不與焉何也以其平生志節配之無慚而臭味神氣之感非摹擬影響可比也李侍郎穉尊卜築廣州之老谷有屋數楹藝桑麻栽松菊名之曰易安齋穉尊始仕爲貧浮沉郡縣十餘年及其釋褐升朝已踰知命視陶公八十日彭澤四十一歸田園已逕庭旣築于茲亦有官或起今儼然亞卿矣揆諸名實無亦乖牾而不相副歟顧余與穉尊少也友知其賢又相視白首所與閱歷觀玩于裘葛霽潦之遇者不爲不深則蓋亦歎爲難及不敢與摹擬影響者漫然一槩論也然不以頌

而以規朋友之道也穉尊誠賢矣穉尊之慕陶誠至矣特其友識之耳置穉尊於千載之上而使今人考德論世得與顏蘇二公並稱爲三則余亦有未敢信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在穉尊自期待如何耳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道不同而斷之曰仁而已矣至論仁則曰仁人之安宅也陶公蓋有見乎此而以寄傲容膝託之形軀之粗者其旨微矣苟不察其旨而徒以形軀云乎則敗舟奔車有時代步朝衣塗炭舒肢體有餘地矣又何必南窓東軒有琴有書然後謂之安乎穉尊之賢講此其熟矣余言不

已煩歟

遊華藏寺記

已亥之夏余困暑潦入秋下痢十餘日服藥少止積  
 痺頻復改春未離床席飧餼餽合眠渴亥子恃杖躄  
 躄十武三跌日愒愒不能支自念是難以刀圭爲也  
 山澤宣鬱蓼苓不如顧病軀不堪遠適聞鷺渡南有  
 華藏寺可遊約俞景衡金渭師襆被一宿風雨再愆  
 期孟夏初三霏開旭舒曠暝可人二友聯翩踵門已  
 令人僊僊有飛翥想渭師曰有期不敢虛跋涉無庶  
 勞止請留此以永夕余奮曰吾則往矣君輩少壯無

病乃憚爲老夫一動耶皆粲然而笑余輟渭師騎景  
 衡及寅兒徒二僕領輜重甌醬橐米一管一墨唐箋  
 數十番東坡詩二弓余與渭師先至津頭刺船徑度  
 水面如鏡班荆龍驤亭下候一行齊到渭師遣奚驢  
 入城以山路不容騎也循山而左歷黑石村登頓崎  
 嶇數里許簷瓦出而寺門額字可辨衲子數輩迎導  
 登不二亭布席請坐憑軒四眺嫩崗右繚澄湖左坵  
 雖乏鉅觀洵稱寶坊有頃諸人至視其色捋汗帶喘  
 手紛紛篋也二友別齋醪麵有噴逮下向夕風厲下  
 亭折旋穿過兩小扉丈室在焉房櫳靚深簞几清楚

龕供金身一尊下安焚香古銅鑪體樣小而雕鏤甚  
精貝葉數帙架其右東墻下桃花五六株方盛開緋  
碧交映庭不彌畝葡棧榴盆嘉卉怪石布排纖密種  
種有致皆長老淨心積累摒擋與之語醇謹可取少  
焉飯入厥羞淮豆佐用海組煮爍中式芳腴當肉半  
鉢膨脝得未曾有酌泉嗽齒甘比醍醐亟令淪茗痛  
酌一甌復出亭上逍遙忽有微白生衣仰視新月出  
林杪娟娟弄輝余顧諸人曰使初期諧者不失此一  
段光景耶天心委曲可稽首箋謝也散步良久返室  
拈坡集虎邱寺詩走筆次韻團坐劇敘不覺盡燭二

枝問夜何其心師出戶看星還報曰山中無鍾漏難  
質言約莫五更天氣余曰我不爲疲而無暴其氣古  
訓也少齋之爲詰朝惺惺地可歟遂各就枕熟寐一  
輾惺惺炯燉矣起而盥洗諸人方在西小寮賦夜間  
所拈韻吟哦盈耳攪之不便取架上金剛經一卷默  
坐披繙奧晦多難通而其可通者往往犁然發省已  
而諸人章就來寫聲藻俱佳寅兒所作亦爲二友所  
賞余又題二絕于下令諸人歸而和之僕告炊熟喫  
罷將旋見香積廚寂寂無烟闍黎在傍者色皆羸黃  
蓋不食已一晝夜矣捐橐中餘糧施之舉合掌稱謝

送至山隅悵悵有別意告以楓節再來則齊聲請必踐一飯之緣乃至是耶抵家日禺中是遊也有三得寺觀巖泉類稱勝賞齒角乘除亦難兼備境露則嫌鷄犬之逼地僻則苦輿馬之費茲山不淺不深據崢臨泓氣囂既隔躋泛俱宜得其地矣獨逞太寂羣遨易闢二友一兒居然成衆景衡志堅襟靜有鑽透重關之工渭師神雋鋒快有騰蹕萬里之氣韶華並茂歲寒不孤雛羽學囀亦叅唱酬得其人矣君逸臣勞滯釋穢去寢食甘美本體如如謂非得其天可乎不有能斷曷奏斯功冷暖自知渭師何慮之過皆不可

以無述也庚子浴佛日臺山居士記

臺山集卷七

臺山集卷八目錄

題跋

金忠毅公

文起遺事跋

書金雲柱疏後

晚德疇唱錄跋

文忠公年譜後小識

書丙寅別紙後

書癸亥劄藁後

題鄭聖耒栗村七詠後

書李氏家藏高祖考詩牘謄本後



恩暇日錄跋

姜氏蘭竹屏跋

書史閣部答清攝政王書後

題高山察訪先生案後

題李審夫文卷

書四十二章經後

題日本人論語訓傳

附 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象村簡帖跋

題詩演卷首

觀德帖跋

題惺齋李公湛已巳錄後

書龍湫詩後

書西齋任公徵夏家狀後

高祖考六青軒詩跋



莫慘於乙丙而公以此時死大節卓矣又何以他求  
爲武獨按錄中所載公之被逮實由於忠正公之供  
及庭訊諸公皆服公獨不服尋並論死云余觀諸公  
之就死也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諱凡謀畫機關雖  
告者之所不及輒肆口直陳無毫髮囁嚅意素定然  
也公之心迹始終與諸公無不同而於此一事若少  
異焉何哉蓋當是時 上王無恙也民志未定也天  
下事容有未可知者而六臣皆死誰與爲力公之所  
以隱忍而不服者其以是歟恨未起公於九原而質  
之也

書金雲柱疏後

講學而無爭心非心公見明不能也雖前輩名儒號  
爲一時之宗匠者尠或免焉况其下者乎余於湖儒  
此疏獨有所深慨而永歎者夫湖洛心性之爭其來  
久矣彼此文案浩如烟海有當年不能究之歎但當  
各尊所聞以俟百世而已然則湖儒之尊南塘固也  
旣尊之則其疏請爵謚亦固也旣請之則其舖張德  
學之盛宜無所不用其極而凡言議之出乎此者安  
所辭其攻斥也然攻斥亦非一道洛中諸家縱或不  
概於心至於一切驅之以異端邪說與老佛西洋同

條而共貫則無或太快活而少斟酌乎然嘗觀前輩  
文章方其各執所見兩不相下往往於信筆肆口之  
際不能無情外過當語而類皆直截明白無一毫遮  
蓋意古人真實之風猶可想見今觀此疏既以闢異  
端攘夷狄爲一篇之命蒂則其中間入題處必須極  
論某說之爲異爲邪然後繼言其闢之之功首尾呼  
應方始完備不此之爲顧就中庸序文中剔出愈久  
之失四字截去上文暗借孤行於心性諸說之下有  
若不欲索言者然又何其含糊崎嶇而不直截也嗚  
呼天之厄斯文久矣講學而無爭心固尚矣前輩真

實之風亦不可復見世道之降從可知矣疏中所謂  
有懷前輩明發不寐者其是之謂歟

晚德齋唱錄跋

右晚德酬唱錄遜齋朴公光一所輯也余從遜齋之  
孫某受而讀之既卒業歎曰自臯陶矢謨以知人爲  
難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夫惟歲寒而後可  
知所以稱難也君子之遭時得位也仁義固足以服  
人而勢權亦其有也於是希名于進閃榆嵬瑣之徒  
莫不矯情飾貌堯言舜趨奔走歸依以後爲恥視彼  
真知篤慕之士方且恂恂然與之比肩宜若無以大

相過者而或不及焉一朝勢傾權去患難隨之所存者只孑然仁義爾則彼附合於一時而偷以自利者其去就可知已於此而有能挺然自立於波流茅靡之中不以毫分利害易心蒙大難以相從遊如樂地者非知之真慕之篤毅然有士君子節者不能也嗚呼是尙可以多得乎哉方尤翁盛際風標傾一世同調者固無論已包羞如袁沃之徒亦嘗投詩獻牘譽道功德恐恐然惟不出門下是懼及夫 寧考登遐時事寢乖滔天之禍濫觴於禮訟而倒戈之變首起於四十年函席之間世道至此良足於邑然賢人君

子因此而得以顯其奇節使混淆夾雜之輩莫遁於鑪鞴之鍛鍊而百世之誅褒隨焉則謂天定之不在是不可也是錄在耽羅候風之日觀其鯨海在前駭機叵測傍觀者恟恟無人色而乃公雍容談笑一酬一唱死生禍福夷然不入於靈府而勉勵激昂之意溢發於藻采音響之外足以見性情之正而補風雅之遺蓋其真知篤慕而有得於身心者已在於平居無事之日而特於此焉發之耳然非此又奚以知公乎哉嗟乎使公而遇夫子歲寒之喻吾知其有所歸矣錄凡若干冊爲詩若干編爲日記若干編性潭宋

文敘其事甚悉余無庸加焉獨於君子盛衰顯晦之際有足感者遂書此卷末

文忠公年譜後小識

已巳之禍發於臺啓成於卿宰疏啓體緩而疏勢急黯之謀也甲戌更化上旣復府君官爵竄啓者疏者削黜從諫院啓也院啓出於南九萬之徒九萬雖名爲舊人實與士類歧欲樹德凶黨爲自全計其爲此啓也陽討罪以從公議而律斷削黜輕之也未幾崔錫鼎爲相請收用李瑞雨等文康公貽書絕之曰諫院塞責之啓出於閣下謀室中聚首商量聲其罪

曰戕賢毒正剋其律則止於削黜是可忍乎內旣有膠漆之好外雖欲鈇鉞其討不可強爲也於是九萬等之情態始不可揜矣年譜舊本止書葬及將印也諸孫雜採公私文字補入下方以備府君終始詘信之案而此啓亦見收焉嗚呼是烏足以盡府君之詘信哉然自九萬護賊之論起而辛巳宮闈之變壬寅士林之禍相因而作遺毒餘烈歷百年未已履霜堅冰所由來漸矣在書法亦不宜沒也譜成後二年六月丁丑五代孫邁淳識

書丙寅別紙後

此余在龍岡日上宗兄一青公書也公志節慷慨言  
議不苟見世之脂韋狡獪工身謀越視君國者鄙之  
若狗彘以此積被流俗人仇嫉風旨所向毒螫屢及  
而才猷器望素孚於上下世亦有不能舍者所以既  
踰復起卒之晉膺甌卜而禍隨作矣嗚呼先竭先伐  
固甘與直之罪也謂之何哉始以度支召也余亟走  
書有必退之說答曰吾輩皆去吾 君誰與爲國辭  
旨悲惋余遂不忍復言而及聞拜相之報則益憂懼  
不能寐然事幾迫迫已有江南野花之歎只以隨分  
盡瘁毋負初心奉勉書亦止於此矣嗚呼悲夫書故

無副藏丁卯秋往抱山發篋得之讀未半汪然涕交  
頤遂錄而存之畧識其首尾往復之端如右爲論世  
者攷焉嗟乎牛衣歎段自是家人私言而伏波京兆  
在兩漢要爲不可少者後之覽者無以悠悠禍福之  
說作胷中文定楂梨橘柚惟臭味所近是取而又能  
參互會通知其歸之未始不同則幾矣

書癸亥劄藁後

癸亥十二月十三日以修撰直玉堂夕飯罷吏報仁  
政殿東內火急穿朝衣與上番權陽仲詣殿庭觀殿  
左有橫廊七八間間設亮榻禁中謂之觀光窓窓盡

承以縱廊與光範門接其東北掖庭也火起于此延縱廊且盡舊制殿西廡下置桶繙斧鉞救火器械禁軍五十人直守之大內有火承政院啓出標信宣傳官持示內禁將領軍赴救是日標信久不下禁軍手器械植立不敢動會東風急橫廊已燒大半而殿遂不可救矣屋穹材燥風火相薄燄響所及神魄俱震乃歸館出書籍賜器分遣隸兵請諸僚赴闕使吏懷印從趨詣協陽門協陽門者時御閣門也諸承旨已班坐請移御矣有頃校理洪成伯至相視惋愕幾涕出已而諸僚繼至上已允院請自內徙仗昌慶宮

承史政府藥院館閣諸臣踰建陽峴詣賓暘門外問起居夜漏已上四十刻矣班退少歇余謂諸僚曰明日將有劄舉當以何語爲題目耶諸僚未卽應余曰法殿失火大警也是必有所召 聖上富於春秋垂拱委任吾輩不言則已言則何忍歸咎上躬效漢人專攻耶成伯曰然陽仲曰公言誠至論也余曰傳謂火鬱攸言火之性鬱而後發也今日象類之感無近是者乎成伯曰然公議之不行也民情之不達也言路之不開也人才之不興也皆鬱之類也以鬱爲幹以四者爲條而極言其矯揉之方於時務庶肯繫乎



僉曰然遂各歸次辨色集館中議建草成伯曰須有一人執筆然後可用衆力攸助也諸僚推讓良久以筆屬余余不能辭成伯呼頭語數句陽仲繼之余又繼之纔成十餘行陽仲以宗廟告由享官出草至公議條座中稍稍起去其不去者皆憂形于色一句稍鋒穎輒苦勸刪抹間出冷語以錯之既與之聯名不能盡拂其議余起旋成伯隨出余曰不如不爲將奈何成伯曰固已料之矣遂還就座續成之是故劄成大抵草草而班駁融澀絕不駿利如啞者欲語意滿而口未從也是夜與成伯伴直陽仲自享所入見

副本歎曰吾輩本意將如是止耶然劄出時議猶譁然號曰四鬻劄抉摘牽合殊紛紛也居數日大臣請以余及成伯久任館職於是譁然者謂機關在是一貴近杜門不通賓客張耳目四出偵探以危語動諸僚而持余尤緊執筆故也然以其多門莫肯爲主會有洪履猷事朝廷多故不暇問吾輩矣戊辰秋屏居東湖閱故紙劄藁在焉讀之不覺大笑曰此寂寥者能關人喜怒乃爾耶文旣荒率且非盡出余者而以頗有事端故錄之畧識顛末其下是劄也余與成伯皆有愧焉免者其陽仲乎陽仲名駿

題鄭聖耒栗村七詠後

耿耿如漆須彌大瀛耿耿抱白椰子藕孔謂其綿薄  
而無取則匪風可刪謂其芽漸而有冀則甫田良勞  
吾於此嘗反覆思量而未知其所處矣

右道東初日尊讓也

彼卷彼舒人固不知自卷自舒渠亦何心其必有所  
以卷而所以舒者

右水南閒雲出處也

啣尾百颿中豈無一人思憂者乎風已急矣浪已高  
矣祇得飲食言笑聽其所止而已以爲一例懷安者

蓋自厓之見也

右德臯風颿憂時賢也

臨淵而羨懶也望門而嚼癡也彼下鈎者猶爲實有  
事歟濠上之觀又當別論

右石潭烟鈞譏俗學也

迷陽之諷停軼與語舍達之問褰蓬欲答吾門之不  
輕絕人如此夕陽猶在山逕可尋未之往也何遠之  
有

右引谷樵歌病果忘也

淙淙未害寂寂逾覺淙淙萬囂都伏一惺獨超

千聖微言攬不盈握此時此境何古何今但恐石火  
電光控搏不得

右悟溪夜響

玩索也

橫行十方豎闔千紀彼固無往而不在也窺隙光者  
守偏爲全撈水影者玩虛爲實除此二障方是我家  
明月

右栗林明月

準的也

書李氏家藏高祖考詩牘謄本後

邁淳高祖考三淵先生謝世嘉遯旣築永矢庵于雪  
嶽中杖屨所及殆遍九郡李公敏行時居襄陽之青

草湖從遊爲東道主遣其子長公震來次公震豪受  
業有年長公早卒無胤次公子芳億亦早孤家貧遷  
徙不恆居而所藏先生詩札奉守惟謹間嘗齋詣宗  
兄完營任所裝池爲帖家君做先生筆意題其面籤  
越五年乙丑不戒于火芳億大懼遺蹟之無徵從江  
陵高君健瞻取一本以越七年辛未徒步五百里抵  
東郊之漢湖出空帖請家君移寫以還舊觀盖高君  
之先達明亦及先生門先生所與二氏詩札二氏交  
傳紙以藏故李氏之帖火而高氏之傳本猶可致也  
邁淳竊惟聚則有散存則有亡恆物之所不免而書

臺山集  
籍尤甚故自秦火以來書之厄凡十有四而古籍之  
存於今無幾其既缺而復完愈久而不遂亡者惟五  
經鄒魯氏所述爲然豈不以其人之可尊而裒蒐補  
綴之者之衆耶先生之言語文章著爲世教者固已  
衣被域中與河嶽等壽而卽其寒暄起居寂寥數語  
亦將頽頽常存不爲灰燼所掩則太上之立固非後  
人敢贊而諸君子之勤又曷可沒也今其真蹟雖不  
可復見凡吾兩家子孫之觀於是帖者念持守之難  
思繼述之善愛玩珍襲彌遠如初而親親尊賢之教  
與有賴焉則隸古之出航頭當不與科斗異觀也家

君旣寫完命邁淳識其顛末謹爲之述

恩暇日錄跋

我 先王十有九年乙卯十一月二日臣以攝記注  
入侍于 景慕宮齋殿 上命臣前賜語良久顧承  
旨曰是子才華無異老成人然才宜老華宜歛可給  
暇數年熟讀經傳朱書知咀嚼之味然後出而從宦  
也又教臣曰讀經可依朱子所示次第仍歷舉七書  
首句以授之又曰頗好朱書否朱書最宜多讀平生  
受用捨此不得又曰讀書須有程課可將小冊子錄  
逐日所讀予當取覽矣臣承命感惶而退自是月九

臺山集  
日始讀至庚申六月十三日而止七書及朱子大全  
語類各一周詩書再庸學三春秋左氏傳禮記資治  
通鑑綱目馬班等史傳性理大全瓊山衍義濂洛四  
子唐宋八大家又其所旁及卷目遍數具錄中可按  
也嗚呼 先王不以臣恹恹幸教之不厭諄復者固  
蘄其積學成材庶幾他日 王國之需而臣不佞不  
能奉承德意前後二十年兀然只是舊樣所異者特  
齒髮耳况今名書三府身伍編氓雉尾螭頭漠若前  
生卽母論孤恩負渥死無以贖其有覩乎斯錄也多  
矣然滄桑百變陳迹猶存前席溫音藹然盈耳摩挲

涕洟不忍終泯遂敢畧記源委以詔後人俾知我  
先王憐才愛士不遺絲粟雖至不肖如臣其提撕誘  
掖眷顧而期望之盖嘗如此云爾甲戌九月望日臣  
邁淳謹書

姜氏蘭竹屏跋

右蘭竹屏八疊每疊題五言絕一首而一疊缺不題  
者靜庵趙先生詩也先生嘗爲葵亭姜公作此姜氏  
世藏之中佚于兵趙風玉守倫誦傳其七首先生玄  
孫松年以母柳夫人命裝屏以復舊觀清陰桐溪二  
先生跋尾敘其事班孟堅謂詩三百遭秦而全者以

其諷誦不獨在竹帛也蓋觀於此而可徵焉然先生之詩本爲葵亭作不幸而佚幸而得傳之則其屏而復舊也姜氏之藏宜不下於先生家矣顧未遑也今葵亭十世孫志永乃克成之又聯二疊載二先生跋語謂余爲清陰之後俾續題其下噫先生之道德風烈一國誦之若此詩之比興託寄稱物芳而見意遠與夫顯晦成虧之所以然二先生之述盡之小子何敢贊焉獨念先生之世號稱多士朋從類合蔚若麻葦而臭味之契德學之期獨於此詩見之則葵亭之賢可知也顧竹樹之禍竟成詩識而葵亭佗僚終身

雖幸天假之年得見 孝陵之世而 殯殿一哭又符南巡之語何其悲也豈所謂馨香正直者其受報類如是歟然今於三百年之後誦其詩象其物如見其人而一時同心琢磨之盛又足以起敬而興慕率是以往雖千萬年如一日可也是又孰使之然也昔朱夫子贊陳氏畫屏曰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况先生之道德風烈非大丘可擬則斯屏之觀其亦有因其所同而深契乎其所獨者歟嗚呼是難與不知者道也丙子臘月後學安東金邁淳謹識

書史閣部答清攝政王書後

史閣部可法答清攝政王書義理極正大文章亦滂沛可誦而舊讀世間見行本疑其首尾脉絡頗經刪節近從鄰舍借觀樵史演義此書載焉比世間本增多七百餘字依而讀之儘覺明白通暢其爲全文明甚而世間本之曾疑刪節者果不謬也樵史演義不知何人所作而以演義體敘明季事起天啓閣禍盡弘光陷敗雖文涉虞初異於正史而要是中華遺黎悲憤所發其特載此書及楊璉劾魏闡倪元璐辨東林毀要典諸疏亦足以觀其用意惜其混於稗書

人或以贗補見疑故表而錄之以廣傳布而世間本刪節處逐段標注使覽者考焉

題高山察訪先生案後

右高山察訪先生案一卷萬曆癸卯先祖清陰先生莅驛時所重修也卷首有先生手筆序文後來者續書如式至顯廟壬子李公益泰思墨蹟之淪且弊也戒藏之無動別寫一通以資考覽後一百五十有六年邁淳來守鶴城延命帥司道過之招吏徵案吏以新本進再徵之始獲其舊波點不缺圖章尙鮮盥手肅閱如聆警欬竊念李公之意固善矣苟以考覽

臺山集  
之有副而漫不訾省焉則蟬鼠黷浥之所致損不反甚於十指觸耶流水不腐兩珎易破慮之不可不周也遂奉歸官次募工糊背易其弓縛上加題識復以還之本驛令時其涼曝而謹護之嗚呼以先生之盛德重望斥屈邊郵此尙論之士所以太息痛恨於當時柄用之賢而及夫大節昭然百世論定則經過之地草木猶香况茲土之山川民畜皆其神采所及而清文麗翰所以藻飾而鎮守之者永永不磨與景鍾侔重則狼跋九豸謂非東人之幸不可也繼是任而覽是卷者尙亦有感於斯丁亥仲秋七代孫邁淳謹

識

題李審夫文卷

醇溪之文識趣奧而關鍵嚴絕不爲淺率冗曼語自其少日已然矣奧而皮膚幾盡嚴而秒忽靡差則十數年精進之功有不可掩隨喜讚歎之外惡能置一辭然欲強指白璧求有於無則聲氣鼓動若少遜焉豈諸篇皆小小題目不足以發其春容歟不然磨礱去角浸潤着晶浮響粗息在所不屑耳然古文如太史莊騷尙矣卽韓歐諸公皆磨礱浸潤之至者而讀其文有一段自然之聲氣橫逸轟鏘抑之而彌厲按



之而彌亮者其故何也願醇溪還以教我  
文者道之配也舍道則匪文是以古人之深於文者  
皆以道爲本受道要小心任道要大膽二者相須不  
可偏缺世之得小爲足沾沾自喜者固不足道又或  
一於冲退不肯以經世垂教爲已任則志之不立言  
亦象之雖枝葉森整脉理微密榦弱質脆終不能持  
重而行遠愚之心悅醇溪之文久矣恨未得促膝相  
對講此一案醇溪以爲如何

書四十二章經後

佛說之以經稱者甚衆而四十二章乃其最初真本

不比楞嚴圓覺之剽篡莊列緒論故朱子亦以爲彼  
善於此今觀其書顛勸人行善改惡以證道真而以  
離欲去貪爲改惡之基以堅持精進爲行善之階緩  
急得中有似乎勿忘勿助修證兩忘有似乎先難後  
獲雖其所謂道者與吾不同論其功夫未始有異而  
本末該具有可據依則又非清草猶鼠說之比也已  
丑夏在蓉山暑雨湫隘無以自遣從人借津逮秘書  
此經在焉取讀數過頗覺方寸清涼使李君碩章移  
寫一本置巾函中章句之混併者釐而正之以復四  
十二章之舊

題日本人論語訓傳

日本之俗精技巧習戰鬪文學非其長而明季以來稍稍有讀書稱經生者云近得太宰純所著論語訓傳而觀之蓋祖孔安國皇侃邢昺諸解而以伊國所謂荻先生者爲繼絕復古之宗詆斥程朱不遺餘力其學專以外面事物爲主而不肯反之於內故凡言仁必以安民釋之凡言禮必以儀制釋之凡言道必以詩書禮樂釋之遇集註本心全德天理節文自然本體等訓必極口罵詈以爲浮屠之學其粗淺荒謬大槩如是而尤乖悖者有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乃釋氏斷煩惱修菩提之教心之有私欲亦理也若果淨盡則非人也又曰有氣質然後有性宋儒信孟軻謬說以性爲本善而謂人皆可以爲聖人此佛氏之見也夫學者將以爲善去惡而至於聖也性非本善欲非可淨聖非人所能爲則彼所以爲學者何事而所以屈首註聖人書者又何意也詆斥程朱之不足上及孟氏則可謂變異之甚矣又曰宋儒以不仕爲高乃老莊方外之道亦爲程朱而發耳日本書籍余不能多見而使其學術皆如此則真所謂不如亡也蠻夷鳩舌不聞大道喁啾啾嚶自鳴一隅誠若無

臺山集  
足道者而余於是竊有隱憂焉我國風氣浮淺爲士者少真實見解而好新慕奇甚於他方幸賴列聖崇儒重道諸老先生辛勤修闡得以維持到今數十年來撞壞盡矣貴遊豪舉羞薄繩檢而唇舌筆札之徒遂以丘園爲巨詐半額匹帛中外靡然於斯時也太宰氏之書踰海而來其聲氣之感歎九種之地文明久矣明而復晦亦非異事流民漂邑恐不可以蟻溜而忽之也

附臺山氏論日本訓傳書後

上元梅曾亮伯言

臺山氏書日本人論語訓傳其畧曰日本之俗精技巧習戰鬪文學非所長也自明季來始稍稍說經而近有著論語訓傳者曰太宰純蓋祖孔安國皇侃邢昺諸解而以彼中荻先生者爲大宗詆訶程朱上及孟子其書以安民言仁以儀節言禮以詩書禮樂言道至其妄誕則以性善爲妄說以私欲爲天理以人欲淨則不可以爲人而宋儒所謂人欲淨天理行乃釋氏斷煩惱修菩提之說不可以言聖人之道日本書余未多見使其學術皆如此則不如無書之爲愈也蠻夷小生未聞正學喟

啾一隅無足異者然是書也今跨海而來吾國豈  
吾之學術風氣有相爲感召者乎是書之妄不足  
攻而使吾之得見是書爲可慮也余讀之而爲之  
說曰如臺山氏之言彼二人者可謂異端之尤者  
矣而自以其學出於皇侃諸人夫皇侃諸人皆欲  
實事求是以證明聖人之經惟不能以義理之精  
微求聖賢詞氣之微眇而專以訓詁求之非可以  
異端斥也然異端之生自失吾心之是非始而學  
者苟日從事於瑣瑣訓詁之間未有不疎於義理  
而馴至於無是非者臺山氏之憂有人矣哉有人

矣哉臺山氏金姓邁淳其名蓋朝鮮之官內閣學  
士者也

象村簡帖跋

我七代祖清陰公立朝撫世當 宣仁盛際所交遊  
皆一時名流而論其合志同方終始膠漆如古所謂  
君實景仁則象村申文貞公爲最右申公簡牘念七  
紙先祖晚年檢其平日所得還之公胤子東陽公屬  
令收藏蓋時經丁丑喪亂先祖遘閔遯荒懼其流落  
不守也有手簡附焉考其年月可知已東陽公八世  
孫教善祖卿合裝爲一帖俾邁淳識之邁淳於公亦

彌甥也竊伏惟念二祖名德文章誦在輿人固非雲  
仍小子所敢私述卽其交際往復之蹟亦已班班見  
於二家全集中顧此赫蹠片墨不過龍鳳之一鱗毛  
耳然而含妙旨於簡澹發真情於邂逅砥礪道誼斟  
酌事機遭昏借隱遇明同升踪躅森羅臭味盎郁往  
往字不滿數十而溫深婉篤諷之漻然如顧陸丹青  
咫尺而有萬里之勢是則博觀乎全集者或有所不  
及知也錢虞山云古之善相人者闢畧於褒衣大帶  
端步肅拜之會而旁求乎不衫不履之時以其神情  
所在也其知言武江臯索居風雪滿天坯戶深坐整

襟肅玩始而欣中而慨繼之以愀然絜歎不堪竟卷  
邁淳亦不自知其何心也庚寅臘月望日外裔安東  
金邁淳謹識

題詩演卷首

詩演二卷吾友鄭景守所著也景守有忠孝至性文  
學俊才雖低回蔭塗不克展采需世自以家世卿相  
不與市井草莽等平居慨然有袁邵公王室之念  
翼廟在東宮選入桂坊眷遇殊異景守益感激自奮  
思竭知見用贊 顧問書筵方講毛詩遂取三百五  
篇逐篇演旨援事附說壺範邦猷民情吏道引伸觸

類竅導的破卒歸重於君德懇如也書成欲徹 睿  
覽嗚呼有庚寅夏五事而耿耿篋笥中矣景守嘗泣  
以示余曰是書也余欲焚棄久矣撫想疇昔亦有不  
忍遽者姑存之子姑識之余受讀盡卷不覺泫然良  
久而歎曰嗟乎真經世之文也胡康侯之春秋傳真  
景元之大學衍義茂以加矣雖不得施於前安知後  
之不大行乎顧今 聖子訪落令聞日彰卷阿烝民  
哲命維初景守齒甫艾志氣猶偉然非寂寂蔭塗人  
也明良一遇講舊圖新吾知其有日太平萬世未必  
不自是書基景守其謹藏以俟毋曰姑存姑識爾也

上之元年乙未六月初吉友人金德寔書

觀德帖跋

丁酉仲春閱家中舊篋得清陰以下至三淵四世及  
傍親谷雲退憂農巖三先生手筆書牘九十餘紙裝  
潢爲帖凡四卷兒子寅根從姪太根相其役旣成題  
其卷曰觀德帖呼寅與太語之曰書曰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國固有之家亦宜然惟我家氏永嘉九百餘  
年世有令德式至于今繩繩也而濬發赫著惟茲四  
世後生小子所宜夙夜監觀思有以適追之也然金  
石所被方策所載旣非一寓目可盡而神氣聲容之

彷彿又患於愈遠而愈微則求其心思身動簡約親切跡留乎永久覽周乎俄頃莫近於手筆又莫要於書牘蓋其言則日用常事其文則造次立成天然真率不雕不蔓而有典有則有條有理究無不可對人言者雖其平生所立建天地而懸日星亦由此推之耳合而帖之聯而卷之尊閣有序而昭穆之禮著焉玩誦有時而禘祫之意存焉仁孝之端繼述之思有不油然而生者乎是則觀德之說而帖之所以名也若輩謹志之母以余之不德而謂其言不足觀也邁淳書

題惺齋李公湛已巳錄後

先文忠公與尤齋先生同罹已巳禍文忠墓文尤齋絕筆也士林載之爲大文字時禍先後差一月耳牛車漂搖於湖右緹騎隳突於海上道塗千里艱危萬端先生又方疾病漸瘳而書往銘來若得之於雍容暇豫跬步立談之頃者論者謂非孝子至誠不能辦此書非大賢定力不能成此銘之二事皆殊尤特絕古今所罕非直文字爲可重也是固然矣向非惺齋李公篤送渭之情奮從蔡之義奔走衝冒不憚勤勞惡能紹介其間卒底于成是宜牽連並稱參之爲三

而無愧也邁淳嘗讀高祖考祭公文知公有日錄而以未得寓目爲恨公五世孫寅行以家藏舊本見示且徵一言題後邁淳受而讀之益知其所未知感至淚迸恍然若身在其時又歎當時禍故雖烈得忠信謹密如公者爲親戚門生足以倚而不孤而患難之見節義由平日講習有素也錄中載尤齋臨命言動甚悉多世所未傳太極之旨直字之訣公與弟兄遂庵公實同承聞劄疑未卒業爲先生遺恨至是又諄諄不置農巖祭先生文鼇山之夜面命李弟者卽此事公之見重於師門於此亦可見矣後有秉蘭臺之

筆者取而考焉黨錮儒林之列公名必附其間有以記事之非立言而謂無與於行遠不朽則戚矣戊戌陽月下旬安東金邁淳謹書

書龍湫詩後

余童子時遊嶺南愛柱屹龍湫之勝甲午孟秋自東京北還宿聞慶縣廨夜雨轟枕頗以行事爲憂朝起晴霽肩輿上嶺憇交龜亭湫瀑得雨益壯虹騫鷺翥勢倍前觀喜而有詩曰誰向山靈預報期餞行排出瀑泉奇等閒聽得前宵雨老手深情却不知自以爲得意而覽者或不省爲何語今見唐鱓音知一贈白



香山詩云忠州刺史今才子行過巫山必有詩爲報  
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辭意境字面恰恰相符  
殆若一席贈酬亦云奇矣趣隔則同床燕越神交則  
千歲朝暮小技猶然况其餘乎嗟乎吾安得千歲人  
而友之已亥六月三日大雨中書

書西齋任公

徵夏

家狀後

辛壬之禍慘矣其悔也不過三數年間耳聯劄四老  
既皆易名建祠享用功宗下逮韎韐章甫吐一辭樹  
一績以效肝腦之報者靡不波延揭厲榮施昆裔夫  
屈伸人之所時有也屈短伸修尙論者可以無憾矣

獨故掌令西齋任公以昌言正論爲奸黨所持抉摘  
構煽不置死不止時則英廟在上舊臣遺老稍稍  
有集于朝者矣不能脫公於禍瘴癘桁楊竟殞牢戶  
丹書不洗垂五十年其禍不已奇而其冤不已尤歟  
及正廟御極始命昭雪復官聖教若曰此事當  
相持至今耶相持也者本其始而望之也至今也者  
甚其久而愍之也聖人一言足以休奸回之魄而振  
忠貞之氣矣然方奸黨之持公急也英廟斥之曰  
任某意出無隱以爲誣逼者非某誣之渠輩實誣之  
是不亦日星鈇鉞矣乎麟鳳吾所固有也龍蛇吾所

臺山集  
欲化也固有者知其美而有時乎退之欲化者知其惡而有時乎進之此帝王御世之微權而紛綸騰倒勢盪機激卒至於人衆之疑於勝天者殆運會使然而前聖之志後聖是繼事若相反理實相濟亦王者世仁之義也彼絜歲月較時代切切然致憾於屈伸短修之不齊者春秋螻蛄之見而非所以議天地之大也雖然以公之材且賢慙遺板蕩之餘際會清明之期天意若將有需焉而不能奮庸熙績弘贊一治獨以紙札空言踵武湘沅沉鬱終古志士之恨其亦在此而不在彼歟公之玄孫憲晦齋家狀訪余屬以

潤色之事余病在床席辭不敢任顧以誦義有素撫卷增歎終不可默然已也遂書此狀尾而還之

高祖考六青軒詩跋

周雅載常棣謝家列寶樹嗟我大庭前人木偶儷數斑衣此翩躑翠蔭與回護風霜非所侵氣節凜欲參居然雙樹下衰白弟兄三孺吹殊未暢儻飲何由湛真成今寥落淚滴爲有沒連床對交柯與爾俱殘物清德苟不衰茲樹免天伐戊戌季春日弟昌翁謹和六青軒古詩仰呈伯氏案下

右六青軒詩一章十八句高祖考三淵府君和上伯

臺山集  
氏夢窩公者也文忠公舊第在京城北部順化坊庭  
有冬青六樹與膝下鴈行相符故以名其子舍我  
先王正廟嘗諭近臣曰文谷無忝厥祖而夢窩之忠  
節農淵之經術文章老圃澤之聯芳趾美古今罕有  
諸家不及惟我家封植享功至文忠公盛矣而六昆  
弟承之在下鍾萃英秀蔚其滿堂不惟當時艷稱之  
百歲之下上載謨訓煌煌冊府垂詔無疆樹木之應  
時託地配德肖象殆亦天所以告示禎祥者歟此詩  
戊戌春作其曰嗟我大庭前人木偶儂數者紀實也  
其曰風霜非所侵氣節凜欲參者追述全盛言其媿

美非直以儂數也澤齋蚤世農巖卒於戊子圃陰卒  
於癸巳樹亦減其大半故曰居然雙樹下衰白弟兄  
三夢窩七十一歲府君六十六歲老稼齋六十一歲  
齡籌皆晚暮而胄胤俱繁詩禮不替餘蔭後凋可期  
悠久故曰清德苟不衰茲樹免天伐所以懷舊感今  
冀望於來後者意益深遠矣凡爲六房遺昆者宜家  
藏人佩奉爲圭琰幼當勺誦老替懿規而梓筆二集  
詩皆不載蓋編摩時見逸也庚子三月晦訪軍資監  
正洪公直弼伯應于玄石江上伯應出一古簡陳几  
展幅曰此先生逸詩也吾得之進士沈君宜德謹已

錄副跋尾今以歸子余受而讀之手畫如新耳提匪  
遠感極涕暎睫齋還移寫一本擬重梓有日按次補  
入而夢窩原韻亦不載本集並與藁本有無而不可  
問嗚呼唏矣抑伯應之留心採拾璧韞珠還使眇眇  
稚昧得聞其所未聞者意篤事勤今世有幾人哉緇  
衣不敝白華無缺雲仍永守功在斯文書之又不敢  
不謹也庚子孟夏玄孫邁淳敬書

臺山集卷八

